

## 亦师亦友亦知己

常占库

作为大同人，我每天必看的报纸就是《大同日报》了。知道我的规律，负责给办公室送报的大姐如果没有按时送来《大同日报》，都特别说明原因，并及时送来。我与《大同日报》可以说“亦师亦友亦知己，至珍至爱至年华”。

我的好老师。记得最早认识《大同日报》，应该在家里平房的“仰尘”上。“仰尘”可能很多现代年轻人不知道，就是过去房间的天花板。当时物资匮乏，一般人家的天花板都是用报纸糊上去的，好一点的人家再糊上麻纸，刷上白涂料，雪白雪白的。我们家的“仰尘”刚开始只有报纸，躺在炕上

一睡觉就能看到贴在“仰尘”上的一张张《大同日报》。爸爸教我：“那四个大字，前边两个是‘大同’，后边两个是‘日报’，合起来念——大同日报”。我和《大同日报》也就慢慢熟悉了。后来上小学开始识字了，姐姐、哥哥和我能一段一段地把报纸读下来，搞比赛，这在每天晚上睡觉前也是一个很大的乐趣。《大同日报》也成为我的启蒙老师之一。或许是由于离得远或注意阅读的姿势，我们姐弟三个视力保护得都比较好，没戴眼镜。

我的好朋友。参加工作后，我到大同城区的一所小学任教，学校给办公室订阅的《大同日报》《大同晚报》我是必看的。当时，我们在一个大办公室里，传达室大爷或大娘在送报的时候也经常先把《大同日报》放到我的办公桌上，让我先睹为快。校长还让我担任学校的通讯员，看着《大同日报》上刊登了别的学校的报道或老师的文章，我也想着投稿，把学校的工作宣传一下。记得我当时的一个通讯写了500多字，终于在《大同日报》的一角登了自己写的小消息和通讯员的署名，那种喜悦是无法言表的。报社还给我寄了一份5元钱稿费的通知单，这份报纸和稿费通知单我至今还在珍藏着，每年都要看几次。读报多年，我养成了剪报的习惯，每年《大同日报》上刊登的中央、省、市重要会议报道，一些紧跟形势的社论，还有好的文学作品，我都剪下来作为学习资料，现在够十几大盒子，并且逐步分类。现在《大同



一九五九年大同日报社编辑部印刷厂工作人员合影

日报》读起来非常方便，用行话来说是“报、网、端、微、号”全媒体传播，手机浏览、电脑上检索，有很多资料我可以做成电子版，查阅起来更加方便。我也带领周围的年轻人看报剪报，收集珍藏有关资料，有了好文章第一时间分享，单位好几位同事的作品也不断在报纸和刊物上发表。

我的好知己。2020年下半年，我看到《人民日报》大地副刊上一个著名的栏目“我与一座城”，讲述一个人与一座城的故事。我一篇一篇地认真阅读，有的还剪下来收藏，我也想试着写一写自己的家乡——大同，就从多年收集的《大同日报》的报道和文章中寻找灵感，慢慢揣摩、认真思考，改了念、念了改，还不断征求同学、友人的意见，认真推敲每一个字句，最终投稿。前前后后将近三个月的写作，不断地变化，自己都有一种难以逾越、无法

企及的感觉，有几次真的想放弃。每当灰心时我就想尘封在记忆里“仰尘”上的《大同日报》，顿觉满血复活、信心十足。可喜的是2021年5月17日《美丽的大同》一文终于在《人民日报》刊登，并且收录于2022年3月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《我与一座城》一书，还收入《人民日报教你写文章》（初中版）范文选集。期间，2022年5月8日《大同日报》刊登了我写的《光阴的故事》。从《大同日报》到《人民日报》，是亦师亦友亦知己的《大同日报》给了我无穷的智慧 and 力量，给了我更清晰的方向！

今年是《大同日报》创刊75周年了。多年的陪伴，没有《大同日报》就没有我个人的成长，也没有心中满满的希望。我想衷心地说：“祝愿《大同日报》越办越好！”

## “我和《大同日报》”主题征文

邮箱：fz80008@163.com

## 一直守候《大同日报》

(江苏)马健

每到傍晚，一阵“滴滴”电瓶车铃声响起，夹杂着一份报纸的墨香，守候在窗前的我就知道是市作家协会王主席把《大同日报》送过来了。最近，王主席又过来帮我送报纸，告诉我《大同日报》将迎来创刊75周年，于是我与《大同日报》曾经日夜交错的光影立刻被唤醒。

我与《大同日报》初次结缘，还是在武警山西总队大同支队服役的时候。驻地环境闭塞，那时，当班长的我迷上了新闻写作。工作之余，我喜欢读书看报，并开始动手写稿。

一个周末，我在逛街时路过一家小报亭，发现有《大同日报》，这是一份当地报纸，出于好奇，我花钱买了一份，带回去看，时政要闻、历史人文、城市故事、健康生活……内容包罗万象，不出门就能知天下事，从此，我便爱上了她，我和《大同日报》的故事也就拉开了序幕。

读报看报是部队优良传统，也是基层官兵在日常生活工作中获取外界信息的重要渠道。每次买到《大同日报》，我就一个人在宿舍里静静阅读。山谷静静，学习和写作成了我青春岁月的最美音符。我还时常向《大同日报》投稿，经常忙到深夜，发表的新闻报道、散文、诗歌也越来越多，也开始慢慢走上文学之路。

领导看到《大同日报》资源丰富、内容众多，为了帮助官兵筛选更有质量的“信息大餐”，就让我对当天报纸进行阅读，并结合工作实际将优质文章进行圈点，作出批阅，写下自己的心得，向官兵们推送精选权威信息，传播正能量。在我的建议下，部队还开展《大同日报》点评活动，引导官兵主动拿起报纸看重点，看完之后用三到五句话点评时事热点，讲不一样的视野，不一样的情怀，不一样的风采。大家和我一样，越来越喜爱《大同日报》。

三年后，我转业回到了家乡江苏，

在保安公司工作。我每年会订阅一份《大同日报》，多年读报让我增长知识，充实头脑，特别是“综合新闻”“特别关注”等版面让我百读不厌。我还养成了剪报的习惯，把喜欢的好文章剪裁下来，分门别类地装订成册，日后阅读也方便。

前年的一个下午，我遭遇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，被一辆电动车撞倒，头部、腿部受伤，腰椎骨折，眼睛检测只有0.1视力，几近失明。那段时间，是我人生中最灰暗的时刻，每天听点新闻，却什么也看不到。直到市作家协会的王主席过来看我，给我带来了一点音频故事，我才从黑暗中慢慢走出。

值得庆幸的是，经过治疗我没有全盲，还有部分视力，在王主席的帮助下，我开始接受市残联盲人推拿学习，经过半年多的时间，有所收获，我自己开了一家“金手指”按摩店。开业那天，王主席来看我，她在祝贺我的同时，问我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。我想了想，说：“大同是我的第二故乡，我一直关注那边的消息，能不能帮我订份《大同日报》？”王主席愉快地答应了：“放心，我拿到会准时送来。”

这以后的生活里，又多了《大同日报》的身影，她给我带来了愉悦感和幸福感，帮我修身养性，使我心情舒畅，还给我提供了习作园地，这些年我累计发表文章1600多篇，获各类征文奖项30多个，我想这些都离不开《大同日报》的帮助和指导。

如今，我在“金手指”里工作，给客人缓解疲劳、舒适神经，而我喜欢静静地坐在窗边守候，等着王主席给送来《大同日报》，这份报纸就像我的家人一样，与我朝夕相伴，不离不弃。在以后的日子里，我和《大同日报》的故事会一如既往地继续下去，有她在我身边，陪我一同行，我的生活将更加幸福美满，绚丽多彩！

## 《大同日报》创刊75周年

## 《大同日报》引我走上文学路

(河北)崔喜军

与《大同日报》的缘分，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，当时我在大同读大学。那时的我，对世界充满好奇，渴望从文字中探索未知。而《大同日报》就像一把钥匙，为我打开了文学殿堂的大门，指引我走上文学路。

那年夏天，我从大学毕业回到农村老家。等待分配的那段日子里，面对前程未卜的命运，面对茫然未知的社会，我开始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，也由此滋生了对校园生活的怀念。为了纪念那一段逝去的青春岁月，我便提笔创作了小说《小宴》。

《小宴》是对大学校园生活的显示，在这部作品中，有同乡同学之间的交往与疏离，有剪不断的乡情与友情，也有男女之间朦朦胧胧的爱情。评论家称：“小说直逼生活在其本质意义上的无限可能性，其叙事风格属于‘生活流’或‘自然流’”。

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，那天，《大同日报》用大半个版，发表了我的小说《小宴》。作为狂热的文学青年，我激动得热泪盈眶，暗暗立志，将来一定要当作家。

《小宴》发表后，产生了一定的反响，好几位师友为它写了评论，称：“小说比较正，有来源于生活、体验的真东西。”师友们给予了《小宴》过高的评价，过多的奖赏，给我增添了无尽的动力。仅1998年我就在省级刊物发表了5篇小说，1999年获得“迈向新世纪”河北省短篇小说大赛奖。一直到2002年，我每年都有作品在省刊发表。我的中篇小说《无米之炊》发表在《海峡》2002年第1期头条，该作2003年与石钟山、何申等十位当代著名作家的中篇小说一起，入选《最新社会小说集萃》一书；2004年荣获四年一度的政府奖“文艺振兴奖”，并在几家晚报连载，引起广

泛关注。

正是在《大同日报》的引领下，我开始走上文学之路。2000年，我加入省作家协会。二十几年间，我陆续在《中国作家》《今古传奇》《海峡》《青年文学家》《长城》《当代人》《石油文学》《椰城》《参花》等刊发表中短篇小说等作品300余万字，2008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中篇小说选，长篇小说《悠悠苍天》入选《今古传奇》2016年度全国优秀小说奖专辑。获全国和省市小说大赛奖、文艺振兴奖、作协优秀文学作品奖、“五个一”工程奖等文学奖和“燕赵文化之星”、专业技术拔尖人才、劳动模范等荣誉。编剧电影《张之洞》，在全国各大院线和央视6套播出。2019年我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，实现了当作家的梦想。

在人生历程中，我有幸遇到了《大同日报》，遇到了那么多、那么好的编辑老师，他们决不怠慢作者，尤其是无名作者，他们说“作者把稿子寄给我，是对我的信任，我都要亲自看，认真看，当刊发则刊发，不可用，会提出意见。”他们说“君子之交淡如水，作者与编辑之间，应该是文交，进而可以心交，但不应该有物交、钱交、酒肉交……”

正是《大同日报》这些这么好的编辑老师们的热情鼓励和悉心呵护，使我能够静下心来，坚持了文学之旅。记得当年他们刚刚看了我的小说处女作《彩云》，对我说：“我经常劝一些人别搞文学了，因为它太苦！但我劝你，因为你有一定的天分，有可能成为作家！”这段话和后来他们的教诲一起，激励着我走过了二十多年；我十分敬重的一位师长，对我的小说出版给予了热心鼓励和支持，他说：“算是以此来表示我对你坚持文学创作的敬佩之情吧！”我想，这句话代表了《大同日报》这些关爱和呵护我的师长们的心声，他们对文学的理解和尊重，让我心生感动！我暗暗发誓，一定要好好写下去，直到永远，永远……

## “我和《大同日报》”主题征文作品选登④

## 我要像《大同日报》的报人一样，为我的家乡而歌唱

张素明

读高中一年级的時候，有一篇课文是峻青写的散文《秋色赋》，课文的后面还附了阅读文章欧阳修的《秋声赋》，一个把秋天写得天高地远，硕果累累，繁荣昌盛，饱满成熟，一个把秋天写得天高日晶，砭人肌骨，萧条寂寥，肃杀凄凉。这无疑对一个十六七的半大孩子形成强烈的感官冲击。后来，教我们语文课的戴绍敏老师要求大家写一篇无命题作文，我就模仿峻青的散文写了一篇《春色赋》，自然是草长莺飞、万物萌动、充满生机的那种描绘。戴老师在作文评点时，作为范文给同学们念了一遍。下课后，戴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我敢不敢拿上这篇作文到报社去，看看能不能发表，我说敢。

当时正是冬天，晚上放学已经是六点多，我也没考虑下班时间，直接骑自行车就到了户部角12号院。那时的报社还跟居民区混在一起，院子里一些自建房把路堵得逼仄狭窄，七拐八拐才看到一间亮着灯的办公室，虽然跟戴老师说的时候底气十足，但到了报社办公室门前，心就开始虚得不行了，战战兢兢地敲了敲办公室门，听到应声小心翼翼地走了进去。只见办公室里除了两张对放在一起的旧桌子和两把旧椅子外，到处都是摆一摞一摞的报纸杂志。叫我进来的是位瘦小的老者，头发花白而稀疏，操一口浓浓的江浙味的普通话，但眼睛很亮，极有精神，一看就是那种老学究的模样。老师问了一下我的目的，然后朝前方侧面指了一下，示意我坐下，接过我递过的稿子，摘下眼睛看了起来，我不知道老师一会儿要说啥，心都提到嗓子眼，突突跳得按也按不住。少顷，老师戴上眼镜看着我我说：“我叫欧式鹏，是报社的编辑。”我不知道回答啥，就是一个劲儿地点头。欧

老师把稿子放在一边，给我说，赋是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的一种文体，要大量地使用排比对仗，语句之间还要尽力做到押韵。我还是点头，其实是不大听得懂。欧老师皱了皱眉头，说话的节奏也稍稍放慢了一些，然后告诉我敢写好，敢到报社来更是好。稿子你先拿回去跟你的老师商量着改，然后再拿过来让我看。我能听出来老师是说我写的稿子不够发表的水平，但愿意让我拿回去再让老师看也是对老师的极大鼓励。后来改了几次，也拿给欧老师看了，但终究也是没能达到发表的要求，就只好作罢。

1984年，大同市会计学校张吉虎、刘怀民、黄耀斗老师发起创刊《大同会校报》，我也参与其中。因为当时大同市只有大同日报印刷厂可以印刷，老师们就让我去跑印刷厂，整整一个星期拣字车间、制版车间来回跑。拣字工人站在硕大的拣字架前，左手拿着稿件，眼睛看也不看就能准确无误地拣出大小不一各种型号的字来，那速度堪称神奇，时常让我看得目瞪口呆。拣字工每小时要拣几千字，手指头磨出泡，指尖被磨平，指甲缝里总是填得满满的黑泥。最辛苦的是制版师傅，师傅们穿着厚厚的防护服，熔化铅水后，再在板上涂上药水，才把铅水上去，一套工艺下来呛得眼睛流泪，鼻子流涕，整个人熏得黑不溜秋。拣出来的字就是为了拼版，拼版工人将拣字工排列好的毛条，按版面编辑画好的版样装进专用铁框里，排出版样的锥形。排版最重要的是与版面编辑的配合。理想状态当然是希望“一步到位”，但如果遇上换稿、挪动稿件位置、对文章作删改等情况，那可就是个麻烦，排版师傅不得不在铁框铅字版里反复操作。一块四五十斤重的版，搬上搬下，反反复复拿到打样机上打



一九九五年要闻部

样，然后在油墨版上修改。制版版后，到印刷车间将图像从印版转移到橡皮滚筒，由橡皮滚筒转印到纸张上。纸张通过橡皮滚筒，并由压印滚筒施加压力，将橡皮滚筒上的油墨转印到纸张上，这就完成了一次印刷。1985年我在会计学校即将毕业的时候，大同教育学院要办一份《教育学苑》报，教育学院的陈佩玉老师邀请我过去帮忙，编辑印刷《教育学苑》报。我又在《大同日报》印刷厂跟师傅们待了一个多星期，直到《教育学苑》报刊印出来。在那个报印行业铅与火的时代，一份报纸的出版凝聚着多少报人的心血和艰辛，着实让我为他们的付出感动不已。我曾经问过排版师傅，你们这么辛苦觉得值得吗？他们说：要说辛苦那是假的，但这份工作快乐也是值得的。说辛苦是因为劳动强度大，既要费脑力，更要费体力，一天下来腰酸背痛腿酸；说快乐是因为第二天看到报纸后，像欣赏艺术品一样，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时，那滋味只有我们自己才能体会到的。

上班以后，我基本上没有创作过什么作品，大部分都是写一些豆腐块、单位的那些小报道、小通讯。但《大同日报》一直是我钟爱的一份报纸，在这份报纸上，我看国家大事，读世界风云变幻，赏云中大地风土人情，品大同美食口齿留香，游大同名山古刹宝地盛景，《大同日报》开拓了我的眼界，培养了我浓烈的对故土的眷恋之情。

2000年后，我开始自己做事，闲暇时间也就逐渐多了起来，拿起笔来写我的家乡，写大同的山山水水，悠久历史、厚重文化以及大同朴实无华善良勤劳的平凡人。每次看到《大同日报》上刊登着自己的文章时，我都感到这是对我心灵的一种慰藉，这是我对我生我养我这片大地的回报，我也深深地理解了艾青的诗句：“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？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……”

我时常会想，我应该像《大同日报》的那些报人一样，像艾青一样，做一个能为故土做事的人，不管大小。

